

SHE HUI XUE

JI CHU



# 社会学基础

李星万  
叶丽璇

编著

SHE HUI XUE  
JI CHU

湖南人民出版社

C910  
15  
5

李星万  
叶丽琛 编著

# 社会学基础

0115642



## 社会学基础

李星万 叶丽珠编著

责任编辑：李建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12.125 插页：2 字数：268,000

印数：1—11,840

平 装： ISBN 7—217—00006—8/C·1  
统一书号：3109·534 定价：2.55元

简易精装： ISBN 7—217—00007—6/C·2  
统一书号：3109·534 定价：2.90元

# 目 录

序 ..... 吴泽霖 (1)

## 上篇 社会学是什么?

第一章 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 (8)

    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 ..... (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曲折发展 ..... (20)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当前面临的任务 ..... (28)

第二章 社会学的对象和功能 ..... (35)

    第一节 社会学的对象 ..... (35)

    第二节 社会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 (48)

    第三节 社会学的学术任务和社会功能 ..... (53)

第三章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 ..... (58)

    第一节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 ..... (5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的一般原则 ..... (74)

## 下篇 社会是什么?

第四章 社会构成要素 ..... (86)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86)

    第二节 人口 ..... (92)

    第三节 文化 ..... (102)

<b>第五章</b>	<b>个体社会化</b>	(108)
第一节	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108)
第二节	个体社会化的内容和目标	(115)
第三节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120)
第四节	个体社会化的途径	(126)
<b>第六章</b>	<b>人际关系</b>	(129)
第一节	人际关系的构成	(129)
第二节	人际关系的分类	(135)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处理	(141)
<b>第七章</b>	<b>基本群体</b>	(149)
第一节	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质	(149)
第二节	家庭	(158)
第三节	邻里和朋友群	(177)
第四节	工作团体	(182)
<b>第八章</b>	<b>社会组织</b>	(192)
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性质和体系	(192)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目标与章程	(201)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管理	(209)
<b>第九章</b>	<b>地域社会</b>	(223)
第一节	地域社会研究的一般问题	(223)
第二节	农村社区	(231)
第三节	城市社区和社会的城市化	(239)
<b>第十章</b>	<b>社会分层</b>	(253)
第一节	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	(253)
第二节	社会的阶阶结构	(260)
第三节	社会的阶层分析	(268)
第四节	社会流动	(273)

<b>第十一章</b>	<b>社会制度</b>	<b>(280)</b>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涵义	(280)
第二节	社会制度的结构	(287)
第三节	社会制度的功能	(296)
<b>第十二章</b>	<b>社会问题</b>	<b>(305)</b>
第一节	社会问题的构成和特点	(305)
第二节	社会问题的不同性质和类别	(310)
第三节	社会工作和社会问题的治理	(317)
<b>第十三章</b>	<b>社会控制</b>	<b>(328)</b>
第一节	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328)
第二节	社会控制的含义及其心理机制	(336)
第三节	社会控制的方式	(342)
<b>第十四章</b>	<b>社会变迁</b>	<b>(356)</b>
第一节	社会变迁的内容和形式	(356)
第二节	社会变迁的原因	(363)
第三节	当代社会变迁的特点和趋势	(370)
<b>写在后面</b>		<b>(380)</b>

# 序

邮递员送来了一个邮包，拆开一看，是李星万同志写的、即将出版的《社会学基础》的打印稿。在场的一位同志看到后对我说：“你书架上这一类的书已有六、七本，都是近年出版的，怎么还有人在继续地写？这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浪费精力？”别人有这样的看法，不觉引起了我的遐思。

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仅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基础还是薄弱的。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论自应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更新。它被输入中国后，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一度活跃得很。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一度沉寂，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它随着政局的稳定而又活跃了起来。而事实又恰恰在它被沉寂了的三十余年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学是被认为旨在理论联系实际，对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了解、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依据为职责的学科。此种社会大变化无疑是对社会学一种严峻的挑战。这就迫使一代人不得不在继承某些有实用意义的知识的同时，改变原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寻觅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值此既提倡批判地继承又力图摸索创新的今天，有志者出来各抒所见、切磋争鸣，理应受到鼓励。事实上

在学术领域内也只有这样才能集合百溪精粹，汇成渊博的巨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星万同志及其他同志这方面的劳动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合乎时代的要求，值得大大欢迎的。

李星万同志这本著作的重心是要使读者理解什么是社会。我们知道，社会是存在，但由于它不具有物质性的外表，人们看不出、摸不到它的具体形象，无从对它作数量的计算或形态的测绘。仅靠抽象的分析和叙述，难于使人彻底了解。过去的社会学家们，不论是结构主义者、功能主义者或其他学派都一直想在这一领域内有所突破，但成就都未能使人满意。李星万同志敢于旧事重提，是一种勇于攻坚的尝试。当然，在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下，他们努力的结果未必能超越前人。但他们抓住了研究社会学的重心，想弄清社会的性质，这种勇于攻关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愿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上，挺身而出，各抒所见，广泛交流，深入研究，以促进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金无足赤，人们在学术上的见解不免有其局限性。只有在某一学术领域内通过刻苦钻研，吸取前人的滋养，在同好者中彼此启发，相互补充，认识才会有较大的提高。我们反对那种不务深研而靠任意剽窃别人的成果，东拉西扯，轻率表达一些肤浅见解的行为。我们所鼓励和支持的是另一种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有所创见，并经过深思熟虑，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它山之石，公之于世，尽管其见解未必是无暇完璧。

上面已提及，新中国的社会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在祖国科学春天的百花园中，正在含苞待放，即将放射出比以前更艳丽的光彩。我作为一个年迈的园丁，想想过去，看看今朝，望望将来，怎能不为此而感到兴奋。但愿能有更多新一代的园

丁，用心血和汗水灌溉它、培育它，使它在中华腾飞、民族振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

吴泽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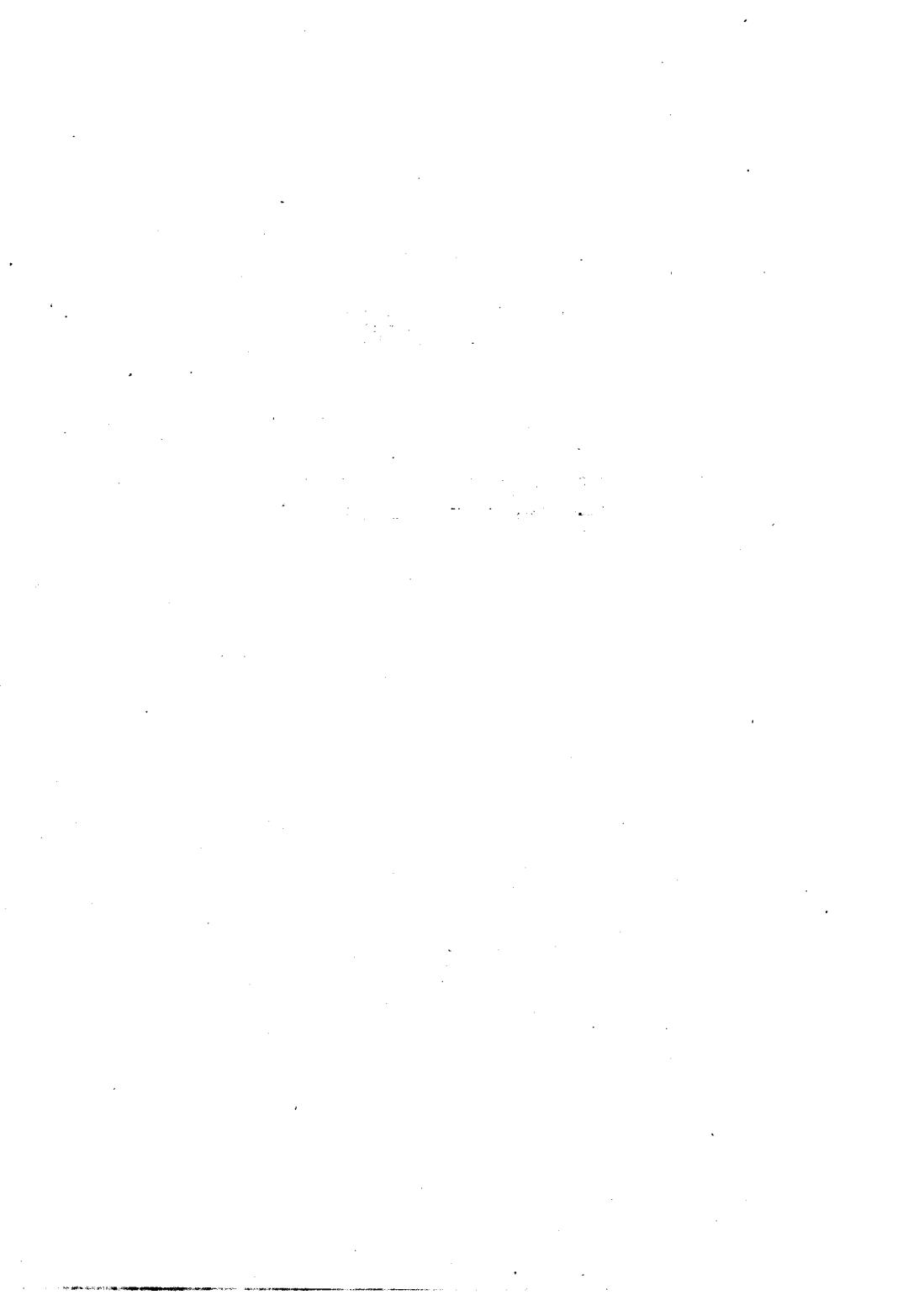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九月



015642

## 上 篇

# 社会学是什么？



## 上篇 社会学是什么？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社会学的简要历史，它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方法，以及它的作用等等，目的是使大家在进入社会学知识大厦之前先获得一个这门学科到底是什么的基本映象，基本概念。

通常在介绍一个学科的基础的册子里，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它“是什么”，会使人感到脑袋太重，帽子太大的。可是，对于社会学来说却是必要的。首先，社会学自身派别林立，分支极多，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社会学家就有多少种社会学，社会生活有多少方面就有多少社会学的分支。这样，社会学到底是什么，一直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至国际上一些颇有名气的学者还要以此为题写出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其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在我国学术园地没有立锥之地，它是人们极感陌生的一个学科。不仅一般公众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就是现在在社会科学领域执牛耳的某些学者也不大了解它是什么。这样，就不得不花点笔墨先来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不先对这些一般性问题作比较充分的讨论，对它的基本原理的讨论就很难有一致的观点，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很难一贯彻地深入地展开下去。然而也要事先说明白，我们所花的笔墨至多也只能为大家了解和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背景材料，“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的判断还得由读者自己去做。

# 第一章 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社会学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社会科学，它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向来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传统，我们只能按照这两条线索来介绍它的由来和历史发展。在我们看来，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是孤立发展的东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历史嗤之以鼻，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毕竟是两个性质上不同的东西，不能把它们的历史搅在一个锅里煮。更不能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历史发展的主线，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陪衬附带提及，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

社会学一词是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年)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首先提出来的。所以，孔德被推崇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开山祖师。

从孔德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百四十余年历史，按其

发展的性质和情况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上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德和斯宾塞。

孔德出身于一个正统的天主教家庭，十六岁进入巴黎工艺专科学校学习时开始接触到圣西门的思想，并于1818年直接结识了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当了他六年之久的秘书。但是，由于圣西门主张生产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孔德主张阶级调和和合作；圣西门要求建立自由的平等的生产者联合，孔德要求建立等级结构的中央集权国家；圣西门强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孔德强调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因而两个人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自1824年起孔德就离开了圣西门，走上了独立地著书立说，创立实证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道路。

不过，在孔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都保留着圣西门的深刻影响，他的“全部天才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在圣西门的思想中“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sup>②</sup>。孔德在接受圣西门的影响时，是“尽自己的力量按照庸人的方式”对他的思想“加以改作”，抛弃了他的无产阶级倾向，发挥的是他的资产阶级倾向。孔德和圣西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思想家。

孔德不仅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名词，而且以创立社会学为己任。他把科学分为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两大类，认为抽象科学除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外，还应该有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社会学。社会学是到他那时为止科学中“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74页、3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21页。

大的、无疑地也是唯一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点”，他的任务就是要填充科学的这个“最大的空白”。他宣称“发现了人类智慧发展的一种必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他的《实证哲学教程》就是为阐述这一基本规律而作的。然而孔德实现这个任务没有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基本社会学主张。

首先，孔德把社会学定义为唯一研究人的理性及其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如何完善的科学。他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同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精神的和智力的，它们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第二类是决定分工和促进人的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气候、种族、人类的平均寿命、人口的增长等等，它们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进步。孔德完全不了解社会生产力及人们的物质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夸大了人类的精神和智力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些来看，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什么“填补空白”的新东西，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

其次，孔德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进步”为其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根本原则，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大分支。

社会静力学是关于社会秩序、组织、和谐的理论，是研究社会存在的条件和作用的规律的。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只有在统一中才能被认识。社会静力学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决定社会结构的原则，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秩序。他研究社会结构，主要着眼于它们的社会功能，揭示它们在社会统一体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思想就成了社会有机论、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最初思想渊源。

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旨在揭示社会

进步的动力。孔德认为人类精神是社会动力学的基础，社会发展的程度可以根据相应的哲学体系来判断。人类理性的发展合乎规律地经历了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三个主要阶段。与此相适应，历史发展也有三个类似的阶段，即军事阶段、过渡阶段和工业阶段。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状态是由神学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政治造成的。随着科学的普及及其社会意义的增长和实证主义理论的创立，工业体制代替神学阶段的军事体制，将使一切生活要素和谐而有秩序地平衡发展，保证科学的发现造福于人类。这些思想清楚地表明了孔德的社会学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性质。

第三，孔德认为社会学应该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主张借助于数学方法、物理学的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一方面相对来说是孔德思想中最合理的一部分，对后世资产阶级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不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特殊性，总体上仍脱离不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

由上观之，孔德的全部思想虽然不乏其合理的、可取的成分，但是从其学科的性质上来说仍是一种思辨的社会哲学，因而作为实证的社会知识的一个独立门类的社会学，即使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也没有能够真正地把它建立起来，从其思想体系的哲学性质上来说，他始终是在古已有之、人们重复了千百次的旧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阵地里兜圈子。所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都不是什么真正“填补科学空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批评孔德把圣西门的“思想糟蹋了”<sup>①</sup>，马克思说孔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同黑格尔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4页。